宅在北宅

开栏语

崂山区北宅街道辖区内山峦叠嶂、奇石林立,华楼山凤凰南飞,文笔峰高耸入云;泉水清澈,是张村河、五龙河、白沙河三河之源,更兼九水潮音、蔚竹鸣泉。花开之时千林香雪,果熟时碧油千片漏红珠。数量众多的摩崖石刻,承载着这里的历史与人文积淀;龙山文化古迹犹存,东夷氏族栖息于此;华阳书院播撒诗书继世的种子,中共青岛特支绵延红色基因……为保留北宅乡村记忆,传承历史文化,发掘旅游资源,助力乡村振兴,青岛早报即日起推出"宅在北宅"大型乡村文旅探访专栏,带你走入北宅,体验樱桃之外的山水风光、历史底蕴。

福堆岸:一座隐藏在《四库全书》里的小山

晚秋的崂山水库,数百棵垂柳立于水畔,泛黄的柳条低垂,洁净的水面似一面明镜,垂柳、远山、白云倒映在水面上。放眼望去,山、水、垂柳,宛若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卷。水库南岸,五龙河与白沙河交汇之处,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依水而立,山尖上,残断的塔基在群山环绕中讲述着清朝初年的一段往事。

清末周铭旗编撰的《即墨县乡土志》中写道,"华楼属势,而以石牛山东福堆岸(俗名福台岸,距华阴市东南三里,为入山门户,五龙河抱诸山东南,白沙河经其北)为锁水之关键……"福堆岸,这座两河相交处的小山,见证了北宅这方山水的过往。

《说文解字》曰:"岸,水厓而高者",两河相交而形成的"福堆"厄于两山之间,结为两河之会,突起层峦,锁山形水势,名福堆岸。"福堆岸"名字的由来,和它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。崂山山脉在石门的地方有一个断层,古人认为,这个断层就是一条狭长的"龙脉"。"龙脉"自戴家、石门一直绵延到华楼山,在白沙河和五龙河交汇的地方形成一"堆",名曰"福堆",即集福而成堆之意。

清末即墨文人黄肇鄂在其《崂山续志》中对"福堆岸"也作了描述,"岸居华阴集东南,为入出门户。上建文昌塔,象文笔峰。由此而南历蓝家庄、红断等村,可达登遥以至于海。福堆岸俗讹福台庵。"

根据两人的描述,福堆岸位于华楼山支脉,扼两河,连诸山。其西北为华阴集,其南为蓝家庄,是进入崂山的重要通道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月子口水库,福堆岸北面的香里、华阴集等村均没入水中,石牛山与福堆岸间连通崂山之古道也基本废弃不用。由这些记载可以得知,所谓福台庵、福泰庵等都是福堆岸的误传,历史上当地并未有这样一座庵存在过。

如果把福堆岸看作崂山腹地的一处舞台,那么四周重峦叠嶂就是环坐的观众。舞台与观众之间有一段距离,形成了视觉上的美感:群山环堵不觉拥挤压迫,也无疏远之感。这段距离,不远不近恰恰好。

蓝润画像。

福堆岸文昌塔旧影。**资料图片**

"听老人说,毕家村南的笔架山是一条龙,这条龙经常沿着白沙河到大海游玩,为了防止神龙离开,蓝氏先人修了这座塔。"有村民告诉笔者。

文昌塔又称文风塔、文峰塔、文笔塔,是风水塔的一种。古人非常重视文昌,常建塔于山峰或水口以祈文运昌盛。

据村民回忆,该塔原高20米左右,塔基为八角形石条,塔身覆青砖,刻有"蓝公建塔"数字,距塔底约4米处开一小门。文革时塔被毁,仅余花岗岩石条底座,塔身青砖被村民捡拾盖屋。今文昌塔遗址仅存塔基,四周散落青砖。
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蓝润《聿修堂集》中,有一篇《福堆岸新建文昌塔记》,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得知,福堆岸上的文昌塔由清朝顺治三年进士蓝润建造,建造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祈求文运昌盛,同时也为弥补风水上的不足,"既详其山水之情,复度其高下之规。始知此一峰(福堆岸)尚属缺陷。余于岸上创建文昌塔一座,耸然砥柱,文笔插天"。

蓝润是即墨周、黄、蓝、杨、郭五大家族中蓝氏家族的杰出子弟。据记载,蓝氏家族在明清时期出过5名进士,12名举人,56名贡生,上百名庠生、监生。令人称道的是,蓝氏上百人入仕,无一人贪腐。

古人相信风水的好坏不仅能影响个人命运,也能影响家族的兴衰。蓝氏先祖蓝章是明成化年间甲辰进士,官至正二品,传载于《明史》,为蓝氏家族仕宦最高者,归后自号"大劳山翁",寄情山水,并建华阳书院,专事对子弟的培育。

蓝章在蓝家庄建华阳书院时,充分考虑了"风水"。村民告诉记者,村里老人经常说,书院对着的三样自然景物,让蓝章相信书院建对了地方。一处是东北方向对着的山峰——就像一支巨大的毛笔,因此被命名为文笔峰;第二处就是福堆岸前面的三座山峰,像是一个巨型的笔架;第三个,在福堆岸的东南方向原先有座小土山,山顶上有一块陨石,形状像极了砚台。蓝章相信这些天地生成的文房之宝,一定能够帮助蓝氏子弟写就经天纬地的文章。

村民传说,到蓝润这一代,觉得蓝家庄所在地的风水并不是十全十美,"气脉"所化之龙,会从福堆岸上方经过入海,所以在福堆岸上建文昌塔,让龙经过上方时忌惮划伤腹部,就不再外出。

古人相信"风水"之说,但古人更重视现实中的刻苦学习,蓝氏维持家族兴旺的秘诀就是重视教育,强调读万卷书才能做到博古通今;静心、细心读书,体会书中深意,才能有所理解和收获,并且要与行万里路相结合,躬行实践,拓宽视野。周清原的《蓝方伯传》记载了蓝润刻苦著述的事迹:"顾性廉介朴直,尝僦屋穷巷中阖户著书,出则敝车羸马,不异儒素。"蓝润一生著述颇丰,有《聿修堂集》《臬政纪略》《余泽录》《督学实录》《视闽纪略》《入粤条议》《奏疏》《东郊吟》《玉署吟》等。 **本报记者**

青岛市民政局 青岛早报 联合主办

青岛地名文化 13

栈桥:孤独的历史老人②

德国人吃尽了没有大型码头的苦楚。接驳运输既费时费力,又风险极大,在那些笨重而体积巨大的部件运输中,如机车、车厢、桥架等,常常出现舢板经不起重负而侧翻或者搁浅,然后又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和金钱使它们再次浮起来的情况。不仅如此,舢板靠岸也常常很费事,损失惨重,因为在那时缺乏各种有效措施。

殖民者能够采取的无奈之举,是在拼命加快码头建设的同时,疏浚、开挖栈桥两侧的航道,提高栈桥作为临时码头的停靠能力。直到1901年小港码头一段铁栈桥投入使用,大型货轮可以靠泊,栈桥的货运码头功能才历史性地结束了。

1901年5月,栈桥完成了第一次扩建,向海中延长了一百五十米,使栈桥的总长度达到了三百五十米。

栈桥历史上第一次高光时刻,是1902年冬天山东巡抚周馥的访问。

周馥是这一年的年初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的。周馥为安徽人,本是世家之后,据说唐代"咸通十哲"之一的周繇是他的先祖。周馥自幼家境落魄,但他不甘苟活,流亡他乡,在安庆八卦门正街摆摊测字兼为人代写书信、呈文、对联等,以笔墨之工挣钱糊口。

周馥有一远房亲戚,在淮军首领李鸿章幕府伙房干杂役。这个亲戚目不识丁,采买归来,总要到周馥的测字摊,央求周馥代为记账。一天,李鸿章偶然翻阅采买账簿,但见字迹端庄清秀,大加赞赏,便将周馥延为幕宾,办理文案。

李鸿章身为重臣,阅人无数。周馥在李鸿章处步步擢升,绝不仅仅凭一手好字。陈寅恪在《寒柳堂记梦》(未定稿)中曾把清末中枢大臣和封疆大吏分为清流和浊流。清流如陈宝琛、张之洞等,浊流如奕劻、袁世凯、徐世昌、周馥等。据推测,陈寅恪的"清""浊"之意,不是字面上的理解。陈之"清",谓之文化学术上有造诣、有修养;陈之"浊",谓之以吏事见长的干练官员,"能吏"是也。

周馥的确是一位能吏。来到山东不久,他就大力整治济南府的大运河和小清河,疏浚河道,遍植岸柳。小清河环境的改观,令济南府的泉水资源充分显现,这才有了后来刘鹗的精彩描写——"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"。

周馥对自己的办事能力非常自信。甲午战争期间,他负责供应前线兵器粮饷。他在自订年谱中说:"军械粮饷,转运取买,萃于一身。艰困百折,掣肘万分。然自始至终,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,故战事虽败,而将官无可推诿,卸过于余也。"

周馥在1902年初冬有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,他致信胶澳总督特鲁泊,表示希望能去青岛访问。

此举令德国方面始料未及。他们猜不透周馥访问的动机和目的。特鲁泊在给他的上司提尔皮茨的信中表示,这是一个"几乎令人无法相信的愿望"。在采取了一些"秘密防备措施"后,德国方面接受了周馥的访问请求。

如何让周馥来到青岛,特鲁泊可谓大费周章。殖民当局竭尽全力想做得"礼貌周备,供张颇盛"。当时胶济铁路尚在建设之中,大小港码头也未完工。特鲁泊报请德国海军部同意,请周馥前往芝罘港,登上胶澳总督专门派去迎接的德国巡洋舰,驶往青岛,在青岛前海栈桥靠泊登陆。这是一个周到的安排,也是一次实力的宣示。

节选自《青岛文化地图》
青岛市民政局 主编